

中国小说卷

ZHONG GUO XIAO SHUO JUAN

浦漫汀 主编
陶力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Wenxue

中外儿童文学精品文库





失去的蛙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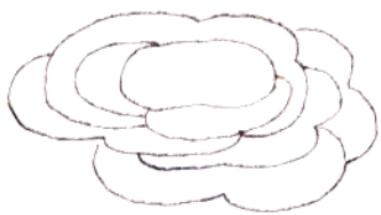
遥遥黄河源



驼铃丁冬



四弟的绿庄园



风 景



宽 容

序 言

浦漫汀

《中外儿童文学精品文库》顾名思义包括中国和外国儿童文学精品两个系列。每个系列皆涵童话卷、小说卷、散文诗歌卷、故事寓言卷、科学文艺卷与科学幻想小说卷，共12卷，180余万字。

本文库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为兼顾这不同年龄阶段小读者的不尽一致的接受能力与审美需求，各卷均由适合于儿童及适合于少年欣赏水平的选篇构成。它们深浅不等，但皆为所属的中外儿童文学与少年文学中的高品位的优秀短篇作品。正因为如此，本文库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精美的精神佳肴，也为青年作家、习作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为使读者接触到更多名家的手笔，领悟到丰富多彩的表现技艺和创作风格，在同一卷中，每位作家只选录其一篇或一组作品。

在中国系列里，集中选录了当代老、中、青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精优之作为主。外

国系列则选录了30多个国家的名家作品。在顾及地域的普遍性过程中,更注重于作品的质量。因而,选文也相对集中于具体体裁创作发达的国家。其中,18、19世纪的名著主要选自欧洲各国;20世纪以来的各篇则遍选于世界各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近一个时期,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多出精品,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这是关系到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大事。有关各界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迅即行动起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责任编辑赵明节同志不辞辛苦,及时组织出版涵盖面如此广博的《中外儿童文学精品文库》,的确为儿童文学的繁荣、为亿万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实事。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在本文库编选过程中,还曾得到许多作家、译者的关注和支持;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等单位也都为我们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水平,本文库的编选难免有不足之处,深望专家、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1995年4月于北京师大

目 录

我和小荣	刘 真(1)
三色圆珠笔	邱 勋(31)
失去的蛙声	任大霖(46)
海滨的孩子	萧 平(55)
独 船	常新港(67)
女家庭教师	程 玮(82)
遥遥黄河源	陈 丽(92)
菜园里的大枣树	任大星(106)
一路平安	浩 然(114)
陶 马	刘厚明(119)
驼铃丁冬	汪晓军(123)
爸、妈、我	施雁冰(127)
蓝盒子里的小怪蛇	葛 冰(140)
透亮的月光	李仁晓(152)
四弟的绿庄园	秦文君(159)
野风车	曹文轩(174)
白女孩	韦 伶(192)

风 景	朱效文(204)
暗 号	张之路(213)
狐 阵	卢振中(238)
有特异功能的邻居	陈 益(252)
米小满	金 萍(265)
灾之犬	沈石溪(275)
宽 容	罗辰生(285)
三道彩虹	吴 天(294)
索伦男孩	吕清温(305)

我和小荣

刘真

一 活 神 仙

因为我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脆，同志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歪把机关枪”。

1942年6月的一天晚上，赵科长帮助我把文件包结结实实地捆在身上，像往日一样，我就朝着我要去的那个秘密的地方出发了。

6月的天气是很奇怪的，刚才还有满天的星星向我挤眼睛，突然，暴风雨带着满天的黑云，像是一群没有笼头的野马，迎面呜哇呜地叫喊着，拼命地向我扑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稳稳地站了站，挺起胸脯说：“怎么样？你欺侮我是个15岁的孩子吗？对不起，我是参加八路军三年的老战士啦！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我都不怕，你算什么？哼！”我坚决地迈开了大步，可是这风也不是好惹的，它更带劲地跟我干起来。我往前

走，它却偏叫我向后退，我就偏要往前走，总不能让它打败。

我微微地向前弯着腰，喘着粗气，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我抬头一看，黑云已经织成了一块无边无沿的天幕，把银河，把北斗星，把整个的蓝天都盖起来了。我的心一慌，天哪！哪里是我应该去的方向，我竟不知道了！

四面都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在我的身上晃过来晃过去，好像就为了寻找我的文件包。我急忙把文件包转移到胸前，紧紧地抱着。唉呀！我这可该往哪里走哇？

临出发的时候，赵科长有点不放心地低声对我说：“小王！千万要小心哪，这是一包很重要的文件，必须在天亮以前送到。这么远的路程，你能完成任务吗？”我有点生气地说：“这一点文件，就是闭着眼睛，也能送到。”赵科长伸手就来解文件包：“不行不行，你太自高自大啦，这样一定会出岔子，还是找别人……”我急忙拦住他：“好科长！我承认错误，我不过是嘴里说说好玩，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赵科长照我的背上捅了一下，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手巾包：“快走你的吧。”我出了大门，仔细看了看包包，原来是四个煮熟了的鸡蛋。噢！我想起来啦，这是昨天他媳妇来看他，从家里拿来的。真的，隔着皮我好像就闻到鸡蛋的香味了。

我是这么高兴地离开了他，真倒霉，我碰上了这样的坏天气。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走错一步就会叫敌人捉

住，文件这么重要，我该怎么办？咳！我真想插翅飞上天去，拿一把能盖过天的大扫帚，赶跑黑云，把明晃晃的月亮放在蓝天的正当中；我又想把太阳——那个火红的大圆球，从地球的那一面抱回来。

我正这样着急地胡思乱想，突然，有一点点火光在左边不远的地方，忽明忽暗地闪动。我想：假如是人，就绝不是敌人，因为一到天黑，敌人就变成了乌龟的脑袋，钻进炮楼里不敢出头了。

我高兴地向火光跑去，走了不远，就钻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火光不见了，我正急得心慌，一个低沉又严厉的声音从树后边传出来：“干什么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立刻假装冷静地回答：“我娘病啦，到城里去买药回来，走迷路了，你给我指个方向吧。”一个黑影子走到我跟前来，他两手抱住我的头，摇了摇，哈哈地笑了：“好一个老百姓，别跟我装蒜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不是坏人。这时候，月亮从裂开了的黑云缝里，露出脸来。我这才看出了，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个白胡子老头，他肩膀上背着一条破口袋。他接着问：“说，快说，是不是同志？”我说了声：“是同志！”就把头深深地埋在他怀里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很委屈。他亲切地扳起我的头问：“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快下命令，我的小首长。”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有要紧的事，快把我领到大王庄去，你去得了吗？”他满不在乎地：“嗨！这算什么。告诉你，我的腿是飞毛腿，眼是千里眼，天上也能去。”“好，那就快走吧！”他

马上像个战士似的说：“立正，敬礼，开步——走。”我噗哧一声笑了，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

他虽然老，走起路来胸膛还是挺的那么高，比年轻人的精神还大呢。有他领着路，黑暗与暴风再也不敢逞凶了。

我觉着有点奇怪，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了呢？他真像奶奶讲的故事里的活神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他的胡子有一尺长，就像晚霞中太阳爷爷的胡子。他把手一甩：“直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刚娶来的新媳妇。小心脚底下，别把脑袋摔个大疙瘩。”我憋不住地说：“老大爷！要不是我参加了八路军，反对了迷信，我真认为你是个活神仙。”他笑了：“哈哈，活神仙？那算得了什么，我比活神仙可强多啦，我会打鬼子，就这一条，不论是吕洞宾、铁拐李，谁都比不上我。”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村边上，他又给我行了个礼：“报告首长，任务完成啦，我可以回去了吧？”我仔细一看，原来这真是大王庄。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他，我急忙拦住他的去路说：“老大爷，请你相信我，告诉我吧，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好孩子！我相信你。我是敌伪工作联络员，我姓孙，你不必问我的名字，高兴你就喊我孙大爷，不高兴就喊我孙悟空或者孙猴子都可以。千万别喊我猪八戒，猪八戒是迷媳妇的，我这么大年纪啦，还能迷谁呢？就是我迷人家，人家也不迷我呀。还是迷抗日工作吧，它不嫌我老。”说完

他就大步大步地走开了。我追到他跟前说：“你别以为自己挺秘密的，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还能把你找到。”

二 12岁的小荣

这时候，已是深夜2点钟的样子，公鸡还没有直着脖子叫喊。人们都在睡大觉，只有白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好像是一个善心的老大娘，低声地、永不停息地对我讲着故事。也不知是谁家的娃娃，突然哭起来，可能是衔住了奶头，又睡着了。一个男人打呼噜打得好响啊，像打雷一样。我忽然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交通员最勤劳，我们的工作也最有趣。在很多个这样的夜里，只有我们，走在路上，在静静的村庄走过，在千百万人们的熟睡中悄悄走过。我对星星和月亮讲着话，我看见过猫头鹰，也看见过一群群过路的、疲劳的大雁在沙滩上睡觉。我不愿惊醒它们，在它们身边轻轻绕过。我的手痒啊，我真想抓一只抱在怀里，可是我听奶奶讲过，大雁都是一对对才能过活，如果失掉了一个，另一个就一辈子不休息，别的雁都睡觉，只有它站岗。你看，它多难受哇，我宁愿一辈子不打猎，也不愿伤害它们的同伴。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已经走近了交通站李大娘家的门口。她家的小院子，孤零零地站在村东头的高土岗上。门口有一棵两搂粗的空心老槐树，树下是一口清亮亮的甜水井。李大娘常常坐在槐树下，一面放哨，一面给同志